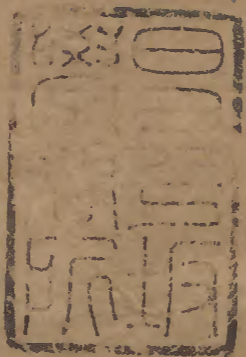


#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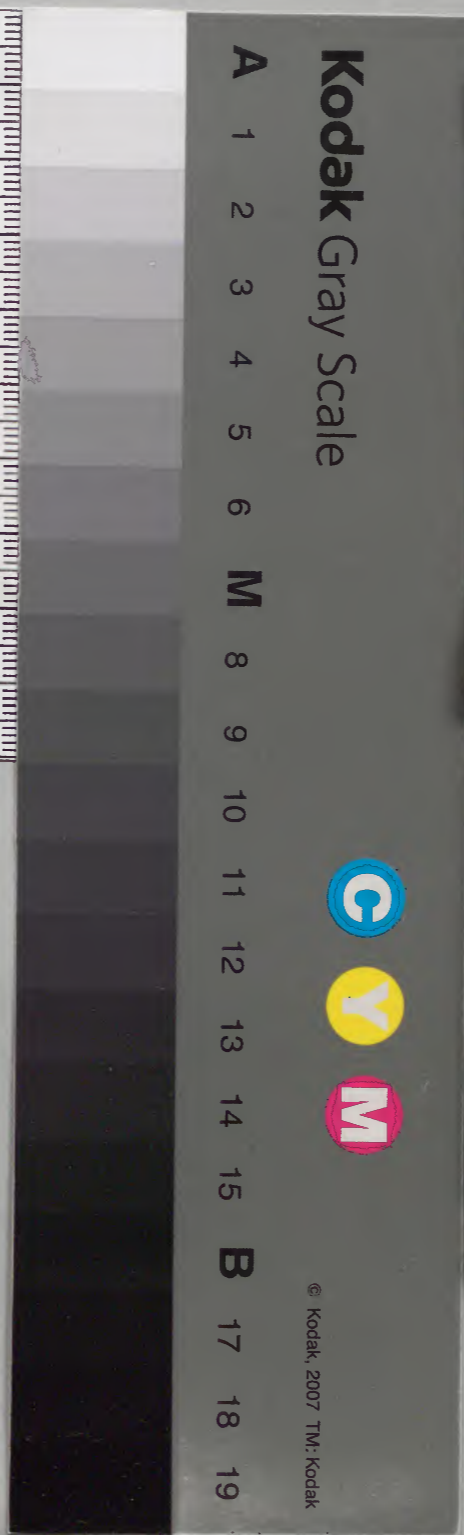
三十五六



庫	文	閣	内
函	三	四	漢
一	四	九	書
〇	六	二	類
架	冊	號	

庫	文	閣	内
函	三	四	漢
二	五	九	書
三	六	二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 19 )
函號	315 136





內經

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中庸首章

淺草文庫

中庸首章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為病如孟子語始終

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藝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為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余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  
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  
但不當專以此爲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  
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  
通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  
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爲道鬼神  
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別紙

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  
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  
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  
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  
發已發之際識得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  
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  
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  
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  
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  
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  
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  
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諸餘決非孔子思本意兼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爲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爲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爲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

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爲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

閏正月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  
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  
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  
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  
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  
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  
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為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為  
為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  
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

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彊牽合為一說也脩道之謂教  
幾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  
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為此設教之  
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  
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先生注

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  
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  
處此意亦好

良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  
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仁字之義孟子言心



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  
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  
為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  
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  
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  
懼今得來喻敬當編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  
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久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  
透求其有精神而購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  
言之後來雖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  
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

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  
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  
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  
也

答呂伯恭

秦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  
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謂  
秦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  
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揚說伊川說雖於義  
理為長恐文義不安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胷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然則非為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善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遠詆之

也誠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為如何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胷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的豈可不存留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

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爲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引此相難蓋不



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畧專為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為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

養忠厚革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為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



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明氏所謂未可與權者耶邵事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益

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鮮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為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



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敬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輩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奉黃輦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辦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

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驪也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刪去也

末路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洛公未嘗拜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未必曲為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為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濂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



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者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亦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奉舍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庸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弟待講學佛老似不必載如何

講封奉聖鄉雖非對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待不

可爲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揚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揚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

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臨川有韓氏汲公甥也可因人問之

蘇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



可疑然蘇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  
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爲蘇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裁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  
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爲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爲作學錄行學規之樣轍非  
獨爲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叙述中亦有如此者

劉立罷判武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

不得避也其他浮辭多合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  
公當時以其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  
此間少文字乏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呂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今諸生讀之

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  
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  
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  
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  
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在  
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  
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  
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答劉子澄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西向再拜  
復書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  
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



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異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嚶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

真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然率意妄言間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爲况良不惡向暑千萬以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浸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



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略見日  
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  
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  
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  
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  
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  
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  
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  
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  
見教勿憚辭費熹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  
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央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  
爲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  
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  
又顧子敦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旣云從  
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  
意旣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玩祐經筵駁議乃似未  
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  
爲扣伯恭却以見教爲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  
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  
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  
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  
由面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况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畧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如何張子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綠衣篇意極温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壬辰

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摘撥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為是亦未易輕以為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



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澆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歧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

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揚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爲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揚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



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虛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胷次洞然則隨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之理象無補於事而抵以取名固所不為然亦有義所當為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答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考訂精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

許多工夫也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

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恨相去遠

不得少惜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

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

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

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

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爽則遂為唐

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

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

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

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



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其樂之不自以爲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未寄來道遠難督趣甚撓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鮑若雨錄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他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足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意思也周之想時過從所論何事異時來簿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談記文非敢忘之亦袞袞未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章叅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已復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爲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墮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鑄誨乃君子愛



人之意也朗澧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  
又有同行令第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錄一  
時之勝願以見寄也李丈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  
宿足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  
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伎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  
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初意其飄然  
無累方欲約之來此教小兒今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池  
矣塊壘窮山無巖師畏友之益其不爲小人之歸也鮮矣  
柰何柰何直卿赴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文診視之前日  
聞得亟遣人往覓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  
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亦傷太  
快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知病後能狂

經由否小學書魯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  
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  
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  
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  
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  
忠絮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  
細決擇叙古象亦太多兼與澁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却  
是古樂府及杜工部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  
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  
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  
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  
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



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  
捃摭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錄示其施行條目為幸更  
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  
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諭以為善也學校頗得人表  
率否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并十詠幸早  
為賦之適得和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木又寄得  
所為編定武當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  
二篇頗佳何為不錄耶熹向承見語有為昆弟之約未敢  
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  
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也  
千萬痛察痛察社記得為撰數十言叙致本末亦使拙者  
省得一半氣力充妙

荊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為城澠水  
為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  
自房闕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  
為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宵次昏憤隘狹自以為疑耳  
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他臂痛竟不脫然去體  
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  
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  
些少比舊儘覺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



何也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  
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社撰  
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  
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  
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世俗啾喧自其  
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  
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  
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  
聖人所謂不知不愠不是虛語今却為只學人弄故紙要  
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  
知其為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為深可惜者且既  
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為此正是恐喪

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  
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  
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  
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又從而  
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  
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  
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為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  
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柰何柰何小學書却  
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  
守之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  
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  
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減得分數



亦是一事。桃源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  
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斷  
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詩中所辯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  
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詩并  
序錄呈韓丈為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欲改一二  
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為不取，願聞其說。說易  
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聞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  
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  
為買少田以贍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為佳耳。壽安銘乃  
大佳，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趙蘄水書來聞嘗就  
取庶人章解，當時草草說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探禹穴  
見壁間有古靈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

獲勝者亦與人一本，并刻石置墓門外。今各徃一通，恐亦  
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  
不可得，奈何奈何。因書更勸其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  
頭也。知通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譚賴之下，可惜不作一  
章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逋已盡償，又有  
菜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僕則債未  
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求作祠官方免溝壑，儉德亦方  
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閩相見，甚善。熹固衰憊，意  
老兄未至此，然觀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  
合。但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  
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  
計不遂為恨也。楊子直何為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



祀升黜之議否不合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惟也三山見趙子直稍款莆中過龔實之墓下并見其子弟令人感歎陛辭論恢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吳生之傳甚駭人聽不謂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連累平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使人憂懼奈何奈何襄陽之役不為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脩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他日有以為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譎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

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真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得說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酬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料只用數日功夫便可辨幸早成之便中遠寄也得公度書有哭第之悲又云甚窘深以為念地遠無力不能少



助之爲恨李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已用力乃  
有實頭進步處耳此間學者未有大段可分付者然亦有  
一二將來零星湊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  
惜乎太濶又不蒙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  
或本人名字又別爲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  
他時有暇終望爲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  
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今下看得記  
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  
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  
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

向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恠都出至如干約別  
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  
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  
追恨也干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  
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  
也去年被人強作張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  
學者甚不樂也李夫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  
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  
撥拾委曲計校小小家計爲無用之學也他時與羅鄂州  
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  
字也被薊林向文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  
死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樸拙麤疎不成文字不知端



良以為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真如來喻之云也  
汝昭歲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發病遽歸近聞尚未全安  
渠却是將護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由必  
款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為人多說話不得旦夕無事當  
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仲諸人近  
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廷之甚愛之  
為同寮所抑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  
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消前日因便已託尤  
延之為再請勢必得之食貧不得已復為此舉甚不滿人  
意前此聞諸人頗有蓋抹之意史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  
者藉口耳然若得其川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  
明者以為如何建陽有丘伯與者字敷評廉謹質實今為

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為此官嘗即解舍營一  
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稟為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  
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為轉求於子澄矣  
不識能為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為出數語為幸公度不  
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  
山詩蘇黃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攙搶枉矢  
指何人耳晁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眾人中未覺穎出也  
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况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強耶廣  
陵歸塗必取道淞中到衢信間能畧見過喚集朋友說話  
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 七月九日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



似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  
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  
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九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  
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  
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僻處相聚數時不知  
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  
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  
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  
擾也晉陵將來如何木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  
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來竟如  
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又有主張者  
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免即難出手

文著甚來由之語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然却不是蘇  
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好箇題目所恨筆  
力弱耳仲叔來此前此在社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  
闕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  
成閑懶離羣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  
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  
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  
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  
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問動靜亦甚以  
晉陵之行爲慮也希晦才力有餘晦伯韻仲恐不及然意  
趣則皆可喜誠之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所進如  
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深胸中不甚坦夷此甚礙著事耳伯



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  
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  
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  
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但昨日得婺人書云  
子約五月間得眩瞽之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  
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  
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  
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飲然實是如此  
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恠俱出甚可  
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  
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  
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

知李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  
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  
就便須只是恠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  
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恠然亦失之偏枯  
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  
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  
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  
會却向外狂走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爲可惜也  
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題名記法戒甚  
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爲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近次之



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亦不易得但亦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為有助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為急因便幸示及并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

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為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為戴溪鵲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事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况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



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謂  
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  
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  
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  
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他人也居官  
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  
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  
不必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  
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  
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  
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  
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

爲取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乃善  
近得韓文書云如鄒叔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  
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  
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  
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爲佳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  
君却未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間却自艱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同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  
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者向裏  
做些功夫爲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  
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  
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送來今往一  
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章也廬陵舊學子却  
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爲只有收拾後  
生磨礮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爲可  
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汝  
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  
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  
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  
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  
可入九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陸謂宜其家人寬惠謂

遠下無疾妬九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  
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  
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  
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鞵之契今何敢望  
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爲切問近  
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  
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  
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  
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  
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局促私吝



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  
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爲當有益故嘗往來問目欲  
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  
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  
已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  
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  
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  
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  
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  
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  
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  
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

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  
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書陸陳辯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傳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况期而神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九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



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又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庶幾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為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主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卜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



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歛有席  
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  
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魯不  
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  
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  
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  
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  
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  
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  
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郟為文之昭  
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  
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

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  
以兄弟說考之未精類此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  
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  
吊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  
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  
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薰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  
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  
此熹常以為大九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  
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  
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  
雅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  
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察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

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入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



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  
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  
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  
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  
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  
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  
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  
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  
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其  
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  
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  
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  
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  
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  
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  
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  
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  
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  
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  
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  
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



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  
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  
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  
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  
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  
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  
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  
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  
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  
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  
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  
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錄

來必朝夕得教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  
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  
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  
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畧其不然者又太拘  
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  
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  
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  
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  
爲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  
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



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  
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  
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亦何病語圓  
意活潭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  
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  
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諸  
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  
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乎淵  
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  
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瘡與砭瘳  
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  
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  
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  
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  
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丁未五月二日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  
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  
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



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矣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予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薰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薰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寫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



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繙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曾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主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象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



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

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入不敢說虛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



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充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主辭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兄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



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  
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  
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  
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  
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  
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  
誠為未當然九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  
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  
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

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  
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  
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  
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  
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  
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  
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  
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



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  
返而不能已其為淫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  
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  
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  
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  
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  
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  
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  
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  
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  
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  
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  
爾極則爾指斥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  
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  
所受之中此義充明白物是急於求勝更不見中者天下  
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



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此一條亦極分明切實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矣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



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  
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  
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  
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  
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  
此極為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  
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  
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  
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  
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

止道耳

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  
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  
贊今乃正使得著方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  
知欽夫之慮遠也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  
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  
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  
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  
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



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  
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  
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  
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  
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  
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  
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  
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  
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  
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行

見耳又記頃軍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  
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  
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  
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  
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暫置其是  
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  
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  
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已意  
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  
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籠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  
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  
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



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

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

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

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

姓名但云是弟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

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

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

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

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

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

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

未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

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

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

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

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

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

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

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

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曹  
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  
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  
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  
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  
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  
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  
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  
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  
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

益分明請試思之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  
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  
言不可行深谷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  
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  
從容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  
敢遽奉問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  
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携  
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  
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在顧勢須秋  
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  
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晝夜  
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  
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  
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  
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  
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  
論竒偉不常真所創見驚竄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  
篇乃敢請益耳竊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  
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  
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

不敢上不知錢守曾<sub>冊</sub>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  
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  
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  
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  
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  
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交朋坐夏安穩  
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  
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  
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  
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



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旣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喻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是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上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歛旦暮萬狀信非入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教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閒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驚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紹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揀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此日久兩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九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眾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紉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

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淘淘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數也已還家之後諸况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决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



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為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喜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杜被之

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見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事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



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失子

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城武下莊子將求中間挿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蔡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出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顧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



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睥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揚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

正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他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竒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

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



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於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平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樂然亦不必人人皆樂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

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必屬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



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在利  
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  
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  
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  
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  
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  
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  
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  
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  
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

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  
自有欠缺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  
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  
德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  
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  
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  
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  
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  
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  
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  
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  
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



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饒饒無益於道且使卜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俞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羨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不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俞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



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  
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  
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  
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  
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  
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  
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  
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又矣今乃欲  
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  
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  
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

兼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  
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  
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  
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  
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  
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湖之制此皆卑陋之  
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  
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芭籬邊物  
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九所以爲  
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  
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

卷之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  
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  
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薰前月  
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  
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  
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  
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文墓文筆勢奇  
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  
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  
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  
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  
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

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  
作也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  
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刺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  
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  
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  
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在為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况深以為喜且  
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棧益見眷存之  
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懷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



喫緊此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  
此味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燾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步秋  
兩為鄉人牽挽蔬食請兩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  
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為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  
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  
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為世上人矣來踰袞  
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  
如此况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  
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  
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  
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予雲乘  
夫復有能感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

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  
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  
有所未能也余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歛退就新  
懦趨營倬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  
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  
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  
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  
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  
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  
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  
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  
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



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  
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  
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  
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  
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  
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為  
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  
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此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既又  
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譴而實非愚  
昧所敢安也自此華<sub>以</sub>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sub>以</sub>  
度子約俾轉以來亦<sub>以</sub>道情素不為莫往莫來者矣如  
何如何

答陳同甫

素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  
自以為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必相見必深得其要領  
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  
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  
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  
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  
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  
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字號有厲告自邑不利  
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字號利  
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  
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為如何未敢



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  
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  
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  
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充公之所樂如其  
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  
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  
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  
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來  
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  
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  
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  
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  
詞厚幣佳實之况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  
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  
告畧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旣老而病無復  
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  
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  
與竒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  
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  
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  
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



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  
 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  
 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  
 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  
 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  
 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  
 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九所謂好者  
 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  
 兩般者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  
 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  
 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人  
 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秋初

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  
 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爾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  
 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  
 俟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  
 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為報未即會晤千萬  
 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